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贊

神農像贊三首

不能行二帝三王之道而率繇上古不能遵周公孔子之教而遠遡神農其亦丹青之家之好爲龍虎乎然播厥百穀而烝民有粒食之慶辨菸藥物而生人損疾疢之憂功在萬

世又胡可得而泯焉。

二

誕降嘉種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兆民免茹毛飲血之苦遠爪牙角距之害其功猶小至於五品親遜百行聿興開物成務裁成輔相俱於農焉基之其功豈不侔天地哉乃聖乃神未足揄揚其烈其心猶曰爲未慊也手不釋耒耜之勞口不釋吹咀之瘁且遇七十二毒而不悔較之股無胈脛無毛其桎梏

天下者孰多哉。

三

穀居六府之殿實總三事之權非穀則生無以厚用無以利而德無以正。今按。正疑當作立。此生之常也。若失生之變則非粱肉之功矣。是故通之於飲食之外窮之於草木金石之間品其寒熱溫涼之性調其君臣佐使之宜所以衛民之生也。農則神而藥則師。聖人之憂民乃如此哉。

太公望像贊二首

作聖以德。其次以才。然亦有時與命焉。讀太禮尚賢發啓順啓諸書。允師允尚允父矣。獨何以不大用於帝乙承烈傳巖。乃巧藉於商辛。同功伊呂。非時有遇有不遇哉。使僅賦以中壽。不有東海西伯以發其光。則朝歌之屠夫。磻溪之釣叟已爾。彼躬聖人之德。具命世之才。而名湮滅者。豈惟一人。赤烏啓瑞。青社傳家。莫非天也。

二

太公望爲朝歌之佐。屠老婦之出夫而棘津送客之舍人。亦奇窮矣。一旦達而爲帝王之師。遭際豈不異哉。禮者發揚蹈厲。世傳三略六韜。侶乎謀勇兼資之士。至於大禮上賢發啓順啓諸書。吾受而讀之。非聖人不能幾此。及天子齋沐而問道。公南面而告之也。曰敬。曰義。曰勝。未嘗有幽深玄遠之言。吕驚世駭俗。後之驚爲驚世駭俗之言。必其内之不足。

者也。

周公像贊

自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非無聖人也。聖王不作。則聖人之道不可得而行也。龍興而致雲。雖虎嘯而清風生。蓋儒者之道。必有藉乎時與位之大人矣。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能作禮樂焉。孔子志大道之行。而求周不可爲。因自傷曰。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余少也。悅周官周禮。慨然欲親見之。不幸罹此

大故乘槎而東乃於此拜公之威容儀表衮衣在東。赤烏耀日意者夢見之乎。公之時箕子居朝鮮。八條之教興至今有遺風焉。近者日國敦詩書。說禮樂禮樂詩書。周公之道也。若能修而明之其治豈有量哉。

聖像贊五首　子在川上圖

往而不可返者年也。至而不可加者日也。盈科而進成章而達苟爲無本。涸可立待大禹聖王。致惜寸陰。孔子聖人。興懷流水學者悠

悠歲月。逝而弗悔。亦獨何歟。

二

前乎此者無仲尼。則堯舜之道除衰周而絕。後乎此者無仲尼。則物則民彝至於今隕滅。集百王以成大匯。文明而濬哲。若乃日月晦而嘉種鋤。吾懼陰曀曀而莠桀桀。有志者欲明明德於天下。奈何使夫聖教之淪於銷蔑。自評聖教至今。其不墜地者如綫矣。居恒有感。故因是以發之。

三　應鍋島伯養之需

比隆唐虞。庶幾昌而熾與。左麟右鳳。夫孰非夫子之志歟。朞月而可。三年有成。何終莫之試歟。天不能自悲。而夫子悲之。人不知自憫。而夫子憫之。當年不能殫其蘊。而萬世乃受其賜與。

四

世之人豔稱聖人。可旦暮而弋獲。而夫子之道。必繇家庭日用。君臣父子。達道達德。身體

力行。銖積寸累。善信美大。而後幾於聖神。則頓與漸相萬萬也。世之人競談禍福功罪。可顛倒於俄頃。而夫子之道必曰人心道心。兢兢業業。不敢逸豫。不敢怠荒。於是乎有諍臣諍子嚴師益友。補其闕遺。拔之大道。而後臻於粹美。其有作不善者。不惟降之百殃。而且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懽與恃相萬萬也。宜乎不爲世之徼倖欲速者所喜也。幸而夫子之道。事事有據。言言可徵。如取火於燧而

取水於方諸。不爽錙銖毫髮。有志於治國平
天下者。舍此其道無繇也。不然其爲世所弁
髦轍屣而唾棄也久矣。

五 并序

仲尼之道。大則則天。明則並日。有心吕援
溺無位而憂時表章六經。丕承七聖覆冒
八荒焜煌九有。豈形容彷彿之可肖。語言
文字之可盡。支流小道之可擬議哉。然在
中國帝王之治。或有盛衰。則仲尼之道固

有朔晦。況在日本國小而法立。氣果而輕生。結繩可理。畫地可牢。前乎此未聞有孔子之教也。故好禮義而未知禮義之本。重廉恥而不循廉恥之初。一旦有人焉。自孔子之道教之行。且民皆堯舜。比屋可封。守止八條之教朝鮮而已哉。近於海船中多購得書。珍藏者侈爲美觀。記誦者亦成書簏。其君其相。及其通國之豪傑。均未聞有作而興之者。瑜今年從交趾復來日本得

崇信仲尼者三人焉。其二乃在父子。夫家學淵源。貽謀式穀。誠非異事。然其俗尚浮屠。千年沈錮。而獨有此二人者。卓乎特立。眞乃是父是子矣。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書不云乎。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劉歆之學。尚叛其父。況在徼外之國哉。瑜深嘉之。因其請而樂爲之序。不有仲尼之序。（今按序字疑訛）進秦楚者在乎。贊曰。

一幅裝軸。一幅片紙。一般手筆。一樣形似。不

畫如來廼畫孔氏不念彌陀乃誦經史是寧子曰承其父抑將父曰傳其子惜乎我將西歸勿勿行李未得見此兩人命其面而提其耳有曰大道昭明胡能舍爾橋梓

聖像合圖四配贊

孔子集百王之大成道則高矣美矣然則其道可能乎不可能乎不可能也則及門不宜有顏曾而私淑不宜有孟子與如可能也則至親莫如父子何曰不傳之伯魚而子思子

復於曾氏得其宗可見好學與不好學存乎其人矣。非天之所得而私之也。非父與師之所得而私之也。

顏子像贊

顏淵躬上聖之資裕不改之樂。孔子宜授之以異書其學之也。宜稱其絕德何以謂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乎乎爾。其問仁問爲邦也。宜教之以存養之精微。康濟之鴻畧何以曰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夏時

殷輅。周冕韶舞。放鄭聲遠佞人而已。於是知聖賢要道。止在彜倫日用。彼厭平淡而務空虛玄遠者。下者心至顛蹶。上者亦終身淪喪已爾。究竟必無所益也。

曾子像贊二首

生而知之者上也。而參則魯矣。顏淵不幸不得究其業。其餘聰明特達者。孔門不可勝數。而曾氏子獨得其宗。其傳明德新民止至善也。使堯湯文武之道。光於日月。開天道人道

仁義性善之統當時固無有與之頡頏者已。道可以順天下和萬民可以自見於世矣。乃縕袍無表。二旬九食。而棄楚國之相如敝屣。不賢而能之乎。蓋資深而逢原。惟在乎傳習之明強而不係乎生資也。

二

奉親思孝而至孝莫大乎養志。立身思修而脩身莫先乎誠意。一唯獨得其宗。百禮咸求其備嬈。克復以齊蹤於中庸而肇仁義切磋

磨琢以祈新德自明而善自至。

孫武子像贊

闔閭吳之英主也。孫子以羈旅之臣、非有相知之素。遽斬其王之二寵姬、眞有令人不可解者。楚亦霸國之餘烈。三戰及郢、遂無堅城、則十三篇非紙上之兵矣。全國爲上、破國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是豈野戰爲雄者哉。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豈易言之。駸駸乎幾於儒矣。

蕭丞相像贊

劉項相距數年。惟軍儲爲最。至而後繼。亦不容緩。酇侯留守關中。飛芻輓粟。絡繹軍前。料簡丁壯。前後續發。宜乎百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已而乃家自勸輸。人自赴闕。如趨父兄之急。此其附衆之才。眞有大過人者。且也目下進賢力舉大將。登場之日。戮其僕馬將軍負韓厥之能。而丞相有宣孟之風矣。用能混一函夏。開漢家四百年基業。功居第一。誰曰

不然。

留侯像賛三首

賢君仍作善政猶存則摧陷之者難爲功若水深火烈則廓清之者易爲力。秦灰積熱之勢。又益之呂咸陽三月之火。僅得中材。亦可因時而奏其效。況留侯之於漢祖。所稱天授者乎。阮籍之言曰。此時天下無英雄。故使豎子成名耳。余深駭其言。然亦不足怪矣。子房陰謀祕計必多而獨著其躡足偶語當錄其妙

處不傳耳。及招致四皓。又不能竟其用。是果足爲帝師良模乎。其他啗秦將。燒棧道。借前箸。畢之無甚高論。至若善藏其用。則大有過乎韓彭矣。其策畧之士之雄者耶。史稱留侯體不勝衣。貌若婦人。疑其然乎。

二

留侯智謀之士。宜其無往而不合矣。何以與他人言。如以水投石。無有入也。至與沛公言如以石投水。無弗入也。可爲言聽計從矣。何

呂還軍覇上。發端於樊噲。建都長安。策始於婁敬。二者國之大事。不當先事而言乎。定儲位薦賢人。大臣之首務。何商山之幣。亦藉於建成之威劫手。抑高祖意忌。不如此不足呂自全乎。故謂之智謀則可。謂之大臣則未也。

三

留侯爲韓報仇。椎秦博浪沙中。疑其爲駿偉倜儻之姿。與沛公言。如石投水。無弗入也。疑其有鬼神不測之機。歷觀載籍所記。有大謬

不然者。移軍發於樊噲。遷都因於婁敬。迹其生平。大約潜移贊沃之功多。犯顔廷諍之事少。固儲招賢重事也。猶尚以術御其君。亦且劫於建成。以道格非。固如是耶。漢祖稱三者皆人傑。留侯亦曰。天以臣授陛下。其必有故矣。

樊將軍像贊

秦燔詩書。以愚黔首。當時非醫藥卜筮之書。家不得藏。人不得挾。故雖有奇才異能超世

之識。無繇誦習先王而自淑於禮義。舞陽侯起於狗屠而有大臣之節者三。諫留咸陽借秦爲喻一也。鴻門折羽理直辭嚴二也。排闥直入援引趙高三也。使當時能讀書知義直可下十蕭曹而百陵勃何至呂嬃房爲累致家國之大故乎。

蘇子卿像贊二首

懦夫視死重故其節不完烈士視死輕故其節不大子卿視其生在輕與重之際故其植

節亦在大與小之間。世人詑其卧起操持節旄盡落。苟非然者。將若之何。

二

子卿嗣封平陵侯。昌侍中銜命。昌好通使單于。豈有屈節降虜。羡其谷量牛馬。陷其老母生妻昆弟宗戚。駢首就戮。而自圖異域之富貴之理。而古今又無問賢愚。咸嘖嘖稱道者何哉。然其十九年艱難痛楚。無不備嘗。亦可云若節矣。然不能撿制其屬。致副使謀殺單

于之親臣踈也。不能防閑其子。阿附賊黨。日謀先帝託孤社稷倚毗之貴重臣。日移其君之位。耄也。二者皆危道也。君子第奬其功。蓋亦謂萬里專征。不録人過耳。亦有身非奉使矯矯不撓。中和嚴正。日臨大節。使虜君臣動色。矜其節義文章。愛之如骨肉。戴之如神明歟。辭厚禮。日致其大官大邑。而終不能邀其一顧者。視此何如哉。

諸葛武侯像贊三首

自古在昔得出處之正者四人。專皆席珍以待聘。出爲帝王之師。然或貽畀俎之譏。或羅幽辱之患。其身處畎畝之中。繇是以樂堯舜之道。主丞感激。遂許馳驅。受任於危難之頃而功成。若左券者。振古以來。惟先生一人而已。宋儒賅於曲筆。謂先生近於儒者。夫澹泊明志寧靜致遠。非儒者而何。

二

先生以帝師之才。而小用之時也。志不與魏

意不在異則跨有荆益而止耳。鞠躬盡瘁成敗則聽之天集思廣益責難則求之友中庸也。非神奇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知言哉。

三

先生稟至誠之全資立人臣之極則而陳壽鯫儒小生。不能敷揚其致君定國垂世立教之美反旁搜他事曰神其說又恣意譏評曰。將畧非其所長而後之淺昧不經者。蓋張大

其神奇詭怪之術而先生益晦矣出處之正關於先生之行事忠君憂國之誠見於先生之二表與下教即如李嚴廖立終身放廢而不怨反致哀慟摧絶非至公無私而能至於此哉

陶靖節像贊三首

劉宋取天下於桓玄之手其功奇矣厥後遂除劉毅劉牢之陰圖諸葛長民而憂懼劉穆之運移典午昭昭然矣先生無可如何故託

之詩酒夷猶以自放存松菊以著其節栽五柳以表其風不必有宋朝佐命晉室遺老之悲豈先生之得已哉

二

菊味苦而氣清不鬪艶不爭妍惟任傲骨以凌風霜耳不爲五斗米折腰向鄕里小兒蕭然興致與之爲一斯時獨有仰止高山而已何能恤其他哉

三

古今人所貴乎天下士者。以其識時焉爾。力能爲之。今按。此下疑逸一句。力不能爲。則潔身而去。猶愈也。力能爲之。則爲汾陽臨淮西平。力不能回。則爲箕微。若夫委運會於適然。視君父爲秦越。則無爲貴天下之士矣。靖節先生不能束帶折節。解印綬長往。賦歸去來。辭樂夫天命。豈眞居官。餘職以傲督郵爲賢哉。今按。餘字疑草書臨字之訛。知幾也。亦猶夫鱸魚蓴菜之思。爾袁粲之死。亦奇也。若褚淵者。何以生哉。

杜子美像贊

唐以聲詩取士。凡掖庭永巷嬪嬙歌妓。伶官教坊之所歌舞肄業。皆是物也。其雋者諧之絃管。奏之燕私。天子聞其歌。而想見其人。不啻子虛之於相如也。工部詩爲古今絕唱。宜其青錢萬中矣。而當時不能博一第。豈功名富貴得之不得有命焉。而不必盡係乎其才耶。若然則是時爲之主司而按劍者。均可以無罪。而先是民謠有糊心存撫使。瞇目聖神

皇。又何說也。至今膾炙人口。獨據詩壇之上千年已來。未有能與之爭旗鼓者。又何也。此一小技耳。猶然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況乎其爲聖人之道。窮通得喪。治亂否泰。足關乎天下萬世者。

周濂溪像贊二首　應原慶順之需

王安石已智慧術數。逢其君爲禍方烈。先生委之不可。爭之不能。是故愛蓮。已間神志推太極無極。已寄肥遁。意深遠矣。後之君子。不

解其故。立得爲之朝。處不諱之世。方且疲精竭神於先生屋下架屋。何異畫火以袪寒。繪龍而望雨也。

二　爲吉弘元常作

孔子嘗稱仁者壽。良以其靜也。茂叔其靜者乎。萬物靜觀。皆自得。茂叔其仁且知。而兼樂與壽之理乎。唐子西之銘硯也。曰。鈍者壽。靜者壽。理也。余質鈍而好動。性恬淡而甚愛人。好動則損神。甚愛人則多事。蓋得失半也。今

天假之年。徹律七十矣。深知已往之非。欲遂凝神養慮。全其天。其可得乎。

程明道像贊 為古市務本作

學貴有用。先生之學。則有用。學貴不阿。先生之學。則不阿。先生平生仕官履歷。雖小官必盡其心。必奏其效。是有用也。當新法擾亂之時。不激不詭。及爭差役雇役於朝堂之上。理明辭達。温國不覺自屈。是不阿也。先生其和而不同。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耶。使當時能

大用之則幼學壯行者。吾知其庶幾焉。春風和氣。端坐敬修。表遺經於斷簡之中。閑來學於百世之後。則有潞公之題。正叔之序。夫人能言之。又何藉乎余言。

司馬溫公像贊　爲奧村庸禮作

先生相女主元祐之治。至今稱美。使其主有女中堯舜之號。不幸遭王安石前後禍敗。不能有成耳。然婦人女子。皆知其爲司馬君實及喪歸洛陽。巷哭以過車。生榮死哀。豈人力

所能掩飾耶。使天下有平治之福。則先生有期頤之壽。其治理之所至。寧止於是而已哉。豈復有紹述之慘。豈復有元祐黨人之烈。豈復有靖康之禍哉。然則北宋之興亡。關於先生一人之身耳。吾之所以懇懇言之者。蓋以著君子小人治亂之効。爲萬世人君親賢臣遠佞人之戒。非徒爲筆墨贊美爾已。

蘇文忠公像贊二首　爲松平康兼作

文忠年少高科。俛朊自喜。終以此罹患遷謫

無虛歲。其天才不及介甫然而有用。理學不及正叔然而適時。平生仕官所歷皆有政績民到於今利賴之。位不足展其材遇不足日申其志惜夫。

二

子瞻曠世逸才。而失之於詼諧笑傲及出爲州郡政績燦然。與俗儒空談道理當官無尺寸之效者相去遠哉。觀其内召還朝太后述先帝之言曰朕一日爲子孫得二宰相因而

主臣嗚咽痛哭。撤金蓮炬送歸院。可知也已。至於小人朋比。力肆詆排。則文忠所遇之窮也。可奈何。

岳武穆像贊 為佐野利尚作

鄂侯精忠貫日。知勇絶倫。武而不黷。文而不靡。蓋其天性然也。九原可作。吾將與斯人而歸爾。其文可與日並日月。泣鬼神。而不為書生雕繪纂組之語。真文章之獨步也。然嘗病其時文勝而詣別有二樣。佳處深見其時議論

多成功少而言之耳。未及見孝光寧理之世。而長歎及此。庶可爲前知哉。

楠正成像贊三首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蒐其行事。不可概見。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

天地。金石不渝。不爲利回。不爲害怵。故能與復王室。還於舊都云。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簴。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妬前。庸臣專斷。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㠯身許國。之死靡佗。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於一門。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㠯及里巷之士。

交口而誦説之不衰。其必有大過人者。惜乎載筆者無所考信不能發揚其盛美大德耳。

二

好學宏論。尚仁義務人才。眞國家之柱石。疆場之干城。宜乎叶熊羆之夢應惟肖之求用能誓心天地立摧叛逆。呂之謀謨廟堂制勝樽俎。豈不萬邦爲憲潛消反側耶。呂寡制衆出奇無窮。不戰屈人。猶一節也。賞不酬功位不稱才。女寵煽於內。權臣擅于朝。大將能立

功於外者鮮矣。且身殉節純臣乎。不為敵之所喜而反為所惜。有國者盍思之。

三

桓桓廷尉。維天挺生。精忠偉畧。智仁嚴明。帝賚良弼。奪人先聲。鷹鸇逐鳥。名立功成。遭時不造。狐鼠爭衡。治公討逆。拜表星征。訏謨辰告。賊不足平。廟算掣肘。血戰銷鏑。矢窮兵盡氣吞鯢鯨。二難決計。殉國生輕。有雙國士。一姓韓彭。信勇戰烈。白雲英英。

楠正行像贊

禮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設以小報大。弱復强益。又難矣。豫讓不能得志於襄子。申胥所以藉手於闔閭。公乃能建義旗。攻鳴鼓。卷甲倍道。潛師入都。使所報者身踰垣而逃。第穴地而竄。陷忍於其妻。亦足以落姦雄之膽矣。斯無愧於枕戈之志。可以下報其父臨歿數言。是父是子。雖青年賫志。芳名至今。詩曰。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然其然。

鳳凰贊

鳳鳥不至。而聖人增悲。鳳今至矣。奚哲人之云萎。覽其輝而下之。曷云何德之衰。

麒麟贊

明主迭興。紀其瑞於郊遊。詩亡詩亡。絕其筆於春秋。若獲撫定。而摭其迹。豈徒託夫東周。

題燕饗圖

昔之君子。相歡以德。相悅以道。寓其情於幣

帛承筐寫其誠於筐篚唱歎令德來教所繇然矣。於是化成乎上俗美於下休哉。余慨然欲親見之奈何可悲而不可即也。

題鹿鳴圖

示民欲其不輕。聖賢淑世之心深矣。然惟君子是則是傚耳。雖曰德之不孤知音者既希哉。是故飲食燕樂足已申情清歌送奏。良能寫意好我而翼之大道或庶幾乎

題白駒圖

道行德立吉人深願。必不曰長往爲忘。惟不得其志而戀戀棧豆。君子羞之。賢君能深識此義。精意中孚。雲行雨施。則沛然德教。放乎四海。豈復有空谷生芻之歎也。

海日圖贊爲中山風軒作

長夜漫漫。幸而且矣。然不能無微雲黲䨴掩映左右。少焉杲杲而出。陽德方亨。則滄溟浴日之功。於是顯哉。此時去海漸遠。吾不知其愛戴之誠。與前更自何如也。

老人星賛

老人來自遥天。衣裳都是別調。皤然胼面盎背。貌古年高德邵。丈夫相顧驚疑。兒子成羣讙笑。欲將仁壽躋斯民。特令輝光朗照。

題普賢畫像 為黒川正直作

我欲言其妙。我與爾不同調。我欲言其非。爾之徒莫能知其識。我欲言其無丹青。業已繪此圖。我欲言其有。荒唐迷謬之談。學士大夫安敢出諸口。爾之號自謂普賢。何如。我堯舜

之道可法而可傳。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銘

水戶城鐘銘　并序

夫鐘者所以警君臣之逸豫而鼓勵上下於明作者也洪鐘聲動遠邇咸聞天子諸侯興求衣問治之思孤卿百僚振佩玉鳴騶之度賢妃不必屢會歸之憎羣工不必

聽綷憒之籌爲益弘已。是故天子之都邑及侯封宮省膠庠省會莫不建焉。下而郡邑莫不建焉。況於水戶大邦哉。今水戶侯參議公。好學博古知此爲邦家重器君民之急需。於是鎔精金以鑄之懸於城中以警有位以警庶士庶民以警庶人之在宮者而先以自警其志亦大矣。特其制度之長短大小弇哆聲音之宏亮悠揚清咽。手揣輕重未必盡協然而鐘簴不移夫故物

勸民發戒於夙興。他日之爲效。豈淺鮮哉。

銘曰。

天開地闢。斯鐘則鳴。萬籟猶寂。鍧鍧震驚。胥衣求治。噦噦鸞衛。君曰咨爾。如何民生。臣曰吁哉。王田民情。文王追蠡。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丕謨萬禩。永勸鴻名。

文庫銘

兵有機。呼吸變化。爭於希微。兵有要。奇正循環。窮神盡妙。晉將首推預祐。叔子緩帶輕裘。

而元凱號庫爲武武庫之中。縹緗萬帙。是故陳之則丙丁甲乙。斂之則卷藏於密。

硯銘二首

筆與墨。運動役役。惟茲靜安而自適。然欲紀績以庸勳。必藉乎他山之石。

二

硯以文重。文以人重。參贊經綸。龍蛇揮縱。勤名旂常。瑚璉伯仲。苟違斯義。瓦礫無用。

琴研銘

靖節蓄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蓋研磨得趣。則腹中之徽軫自調。擲地即作金聲矣。孔子所謂無聲之樂。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竹如意銘

鐵作如意。文事武備。枯竹蛇蜒。天然佳致。雕鏤非工。斧鑿不施。鱗鬣未動。頭角已畀。捉陪手麈。指麈談議。王謝家物。無茲卓異。

麈銘

將帥指揮。三軍司命。進退開闔。謹視號令。靜如山岳。動若風雨。從天而下。敵不及拒。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呼吸變化。孰測其奇。

○碑銘

勉亭林春信碑

謚着朝廷易名之重典。自天子天子之子。以及公侯卿大夫。蓋棺之定論也。其他優卹特予。不在此限。是故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誅。嚴於斧鉞。所以錫泉壤之光。所以操激

揚清濁之柄所以通慶賞刑威黜陟之窮者
也。例曰屬纊之後既殮之厥明成服。喪主與
典喪。哀輯其父祖生前行事不文。不飾。不次
謂之。行實。喪主率諸子若孫捧冊匍匐。稽顙
泣血。懇請於鄉先生之德業隆備。言足爲當
世所尊信者。曰爲之狀。鄉先生辭之不獲。而
後允其請。據其事實。又復考覈鄉評。采其實
而信者。補其逸者。芟其冗者。削其虛而闕其
疑者。撰次而潤色之。謂之行狀。上之撫按監

司。撫按官具題特請。一面咨呈禮部。禮部牒儀制祠祭等司。一面咨送吏部及太常寺。移會禮科等衙門。吏部牒行考功稽勳等司。一面移會吏科。一面按行本官生平歷任之所各該撫按考覈其在任。有無政績遺愛。有無貪殘疵纇。各該撫按官詳細覈實。咨呈吏禮二部。必南北兩京吏禮二科。各無評駁抄參。然後申呈內閣。移咨翰林院議謚。議既定。然後知會會集內閣翰林院。五府。九卿。吏禮二

科。及河南道御史等官。公議於中朝松棚之下。松棚者。亦猶前古之三槐九棘也。凡枚卜。凡推轂。及會推諸大臣。及婚喪諸大典。皆於此議焉。故有朞功之親。見任當路。則引嫌迴避。懼干請也。懼撓權也。議既定。然後具疏上請。奉旨俞允。然後頒發該司。依勅奉行。其間少有齟齬違錯。遂不可得。考按若斯之密。集議若斯之公。何地可容其私。是故繆戾厲靈。朝臣不敢曰阿天子之父。幽剌昏荒。天子不

以私其子。魏武追痛蒼舒。吳主悼登無已。二公不難舉神器而睥睨之。而獨不敢犯天下之公議。是以義斷恩也。何人敢庇其私。王文成爵列通侯。其父海日公華。以殿元冢宰而無謚。殿元科名之大魁。冢宰百官之冠冕。緣人子不敢以勢力求。宰執不敢以私恩市。故不議謚也。何代可殉其私。如以私謚爲可也。則孔子顏淵。不宜無謚。如以私謚爲必不可也。則展禽索讓。不宜有謚。況其後。文中。康

節。節孝。紛紛不一乎。今者勉亭林君厭世。其
友野節宜卿。坂嘉之。其門人某等。其弟虁傷
其志而悲其亡。謂九原不可作也。㠯無聊之
極思。羣為議諡。諡之曰頴定先生。介野子而
請文於余。謂欲垂之不朽也。余先已先機而
逆拒之。而野子請之不已。其意切。其容慘。其
言懇懇款款。余不得已應之。内翰君姓林。諱
春信。亦諱懿。字孟著。號勉亭。又稱梅花洞主。
其大父羅山先生。文名播於邦域。弘文院學

士。紹迹其緒。當今現掌文衡。而林君則羅山先生之嫡長孫。而弘文學士之冢子也。寛永癸未八月十一日生於武州。寛文六年丙午九月朔日卒。年二十四。越三日辛巳。葬於忍岡別莊艮隅。林君生而穎異。大父期之爲千里之駒。生六歳。初讀大學唐宋詩若干首。皆成誦。又三年。大父口授論孟中庸。讀過輒不忘。乃祖愈喜。明年口授毛詩。又明年癸巳。中秋。勉亭初試賦詩。大父喜而和之。年十

二。讀尚書禮易左氏傳。明年冬。侍學士往晤朝鮮使臣李明彬。即賦詩再爲酬答。李大奇之。李爲朝鮮兩榜。大父復口授文選東坡山谷諸集。而篤好遷固史語。人曰。孫年十三。讀書十倍。吾幼時次年誦。大君復爲作中庸孝經聯珠詩格等諺解。口授之。復授後漢書曰。汝既有志班馬。吾并曰此授爾勉之哉。又明年正月大父捐館舍。學士儼然衰絰之中。旋曰公事埋遺継又曰講授經書。故就李父讀

耕子學李父視之猶子。勤勤督課。如秋題百品。藝餘千題。或押難和之韻。或限刻燭而成。無不揮洒立就。時髦賡和。郵筒往來。於是聲名籍甚。壬寅。讀耕子物故。勉亭不勝悽愴。厚撫其孤。以報叔父恩。先是學士病餘編本朝一人一首。俾作評註。口授而草立成。一字無改。令梓行於世。後代學士。評騭諸生詩文。皆服其博贍。曰。君年猶弱。而工於屬文如此。自是年冬。賜學料若干。其後癸卯賜宅地。甲辰

台德公忌日。奉命紀事。復蒙寵賚。列侯班瑞。循職効勞。叨沐恩澤。乙巳有事於日光山。事竣。奉旨慰勞。賜黃金衣服。恩寵頻承。侈為異數。及其據皐比。累重席。論議風生。雄辨足驚四筵。如姬路故拾遺。如加賀羽林。聞其講貫。莫不推服。而勿齋藤子默。尤為莫逆。至忘形骸。往時吟詠曰繁。著述曰富。輯錦囊臺餘。惟患其少。旋復嚴較舊作。搜之剔之。號行餘雕蟲。惟患其多。或問其故。答曰。樂天三千首。或嗤

俗體。信明五字。邠老七字。人皆寶愛。曰是觀之。孰多孰少。然猶有素所撰輯詩文各十卷。其弟𢡟不忍棄捐。復彙詩集二十卷。暇則臨摹古帖。手錄諸詩。甲辰冬命編輯本朝通鑑學士總裁之。而勉亭充分較。叙述百餘年事。遺佚能考。損益從宜。饒有史才。蓋有得於馬班左范也。休沐則講杜律。課諸生。選本朝三十六將。作爲小傳。當寧甚爲賞鑑。敏而能勤。至於如此。五月學士設家塾五科。分經史詩

文倭學署大員長。左右員長實特秀萠等生。曰勉亭爲左員長而虛其大員意蓋有爲也。而勉亭心猶慊之。然而善者懲。今按善者下疑有缺誤上述箕裘。下開來學。未嘗少倦也。秋七月娶故因幡守源資爲女。曰爲之配。下旬畢姻。適月五日。罹瘧痢之災。煩悶譫語。亦惟言詩言學。無一語他及。終曰是不起矣。臨終念念不忘君恩。不忘父母恩。惓惓於其弟暨從弟憲。至於親友門生。叮嚀告戒。一皆勉之曰正旣

而曰。近來學者惟要一超直入悍於自漸做來。又曰。余平生酷嗜詩賦文章未究四書六經蘊奥志既墜矣遺恨如何汝等宜切思之。或曰。詩賦文章。垂名不朽。答曰。汝言非也。雖垂名何益乎。唱曰。似拙不拙。似弱不弱奄然而逝。其爲人沉潜貞靜。和惠愛人寛裕亮直。不迫不阿好揚人善勤改己愆孝友誠信。顧行謹言。余初至東武於逆旅主人見其二詩。清新流利。灑灑出羣。一月之間接之者四。初

見於竹洞齋中論議之次。偶及杜少陵元次山。勉亭曰少陵詩聖。翁奈何與次山並稱。余曰。少陵特擅名詩壇耳。其他無少槪見。抗章論救。既失之於房琯。倚毗留連。復失之於嚴武。次山遠謫道州。未嘗放情詩酒。拳拳愛君化民。憂公請位。繇此言之。殆不及也。豈特並稱乎。勉亭不復枝梧。一語其見已及此矣。人不間於父母閔騫之所以爲孝。議不私於弟友。程子之所以爲明。即其所議。文辭貞敏。曰

類純行不爽曰定。諡曰類定。過而非黨矣。昔者孔圉敏而好學。得諡爲文。漢帝嘗表未作。遂諡爲成。豈爲溢美也哉。今勉亭英英。未見而晩年卓識。乃欲窮捜六經。身體大道。是究是圖。誠足輔翼當世。斯人不死。驗其有興乎。蓋天而不欲日本之與於斯文也。何爲而生若人。天果欲日本之興起於斯文也。又何爲而翦若人。既知洋華瀚漫之非學。已則其學必有所歸。既知敦行漸進之爲學。已則其學

必有所立。夙悟方開。趨向既卓。雰雪飛霜芝摧蘭萎。訃音初至。莫不驚疑。父母於斯呼天搶地。然此智愚賢不肖之所共哀之。非獨戚黨親暱之私哀之也。吾方爲日本學道之機傷之。非爲學士階庭之樹傷之也。水戸宰相上公。初聞其疾。稔稱其學業。繼聞其喪。矜惜其行誼。上公最爲憐才。而不輕爲許可。其必有以動之矣。余初允墓碑之請。野子不勝欣抃。轉戚爲歡。徐謂之曰。碑文則不敢以固陋

辭。然撰文例當署銜。則不敢爲也。野子復極力慫臾曉譬多方。余深自痛悔。又可自食其言。卒勉強成之。俄頃之間。失於三思。遂詒伊戚。二十三年之自同於販屨織席者。何爲也哉。人之有言也。信於金石。堅於貞珉。垂之千古。使感發而興起。可不愼乎。銘曰。

鼎新革故。必生才賢。秀實修短。夫豈偶然。余厚望於是邦也。俗可易而聖可傳。何爲其於若人也。縱之曰脫韁。而靳之曰永年。吾低徊

而不得其解。歎曰胡然也而帝。胡然也而天。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